

生命之醒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67
1186

生命之醉

——林家治二十年散文精选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醉:林家治二十年散文精选/林家治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

ISBN 7-5434-4198-5

I .生…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234 号

书 名	生命之醉——林家治二十年散文精选
-----	------------------

责任编辑	刘贵廷
------	-----

装帧设计	甄明舒
------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10
-----	----

字 数	228 千字
-----	--------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	------------------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198-5/I·581
-----	--------------------------

定 价	13.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记得好些年前，林家治先生所在的苏州化纤厂，经常资助文学方面的活动，化纤厂的会议室，几乎成为苏州一群文人的家园，林家治在那里做党委书记，他替我们张罗，热情接待来自各方的写作者，从此许多人便知道和认识了林家治。

时间过去了十几年，二十年，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常常和家治先生见面聊天，但是通过文学这种美好的形式，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沟通着，互相关注着，互相了解着，我便是常常在某些刊物或者杂志上，读到家治先生的文章，因为先是对作者有了认识的，故文章读起来便有多一份的亲切。

尽管如此，尽管对家治先生的笔耕不辍有所了解，当家治先生将他的《林家治二十年散文精选》整理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仍不禁心有所动。

最最打动我的，是隐藏在文章背后的家治先生对文学的痴迷和挚爱。

我敢说，在家治先生看来，丢弃世俗的一切也许都无所谓，但是他不丢弃文学，决不。

家治先生的人生经历一波三折，起起伏伏，面对过生与死的考验，但是他的内心，却十分平静，我不知道这是家治先生天生的性格，还是写作给他带来的平常心，而我更希望，写作能够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一种生命的平和。

“人活了大半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到了，阳光，阴霾，温柔，刚烈，甜蜜，痛苦都在自己的心中刻印过，留下了标记。于是，走向成熟是很自然的了。那种对于淡淡的、清清的东西的求索，便是成熟的表达了。”

因为有平常心，任何平常的东西，在家治先生的内心，也都能引起情感的冲动和创作的欲望，我们读家治先生的散文，几乎什么题材都能写，大的感动，小的感受，他都能从中体会出意韵，在越南打仗，在家乡的小桥边看月亮，在渣滓洞凭吊革命烈士，在观前街轧闹猛，这枝笔，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他便拥有了一叠又一叠的优美的篇章。

对平常的生活始终保持着热爱和敏感，这是家治先生的文章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年过半百的家治先生，有一天走在街上，碰见了他的小学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小学里曾经写过一篇很好的作文，题目叫做《一只鸡蛋》，这篇作文你还保留着吗？你能不能复写一份给我？虽然《一只鸡蛋》这篇作文早就失落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纯净和朴实的关系，却永远不会失落，这样的文章，这样的细节，虽然是淡淡的，水波不兴的，但却足以拨动读者的心弦呀。

家治先生曾经在苏州青石弄住过，青石弄是一条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河，家治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

范小青

1998年12月10日

序 二

家治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积极的文学志愿者，不但自己写文章，也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投入于文学事业。记得那是在十年前的深秋，我和几位朋友策划一本丛刊，名之为《江南文丛》。家治当时是一家企业的党委书记，他从繁荣苏州文化出发，毅然参与并主持丛刊的编辑工作，三更灯火五更鸡，为之废寝忘食地伏案劳作。不久，丛刊第一辑《朝夕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在读书界引起一点反响，因为这本丛刊不但有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更多一些当时还未能被人充分重视的日记、书札、笔记，还重刊三四十年的名家旧文，并且从开本、设计，乃至用纸，都是作过一点思考的。

我和家治的友谊就这样由浅而渐渐深了，不但为他编过一本散文集《绿色的语丝》交南京出版社出版，还为他校订过一本

《吴门画派掇英》。校订《吴门画派掇英》时，我病愈未久，正闭门静养。这是一本研究以沈石田、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的论文集，家治还编纂了这些画人的活动年表，我读着，仿佛见得当年那些苏州文人的行止，那应该是怎样一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呢？实在很有兴趣，因此翻检旧籍，随手笔记不辍。这样一种读书生活，似乎非常值得怀恋的。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窗外的树叶簌簌作响，一缕夕阳，映照在翠翠的树叶上，我那满是书籍的桌子上是令人欣喜的一片亮色。

我有许多写文章的朋友，为聚在一起喝酒找个理由，就是谈谈文学；家治和他们不一样，常常为了谈谈文学而做一回小东，再勉强喝一点酒。家治对文学确乎倾心而痴迷，简直有点神圣的意味了。他出过许多本书，但也未必本本送我，记得他送我一本《浪花集》，印得并不精美，但我读后写过一篇短文，曾这样说三点，其一，家治作文，择题不尚高远，虽琐碎细微，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其二，家治作文，每每充溢感情，其情真真，非常纯净，非常火热，故能撩人心绪；其三，家治作文，讲究章法笔墨，尺幅之间，经营有致，也比较正统规范。这些话也许有点溢美，其实也不尽然，文章固然是朋友的好，但家治的文章还有着另一个天地，那就是以企业的现实生活为背景，这方面的内容，很少有人去写，即使写，也很不容易写好，而家治作了有益的尝试。作为家治的朋友，我当然希望他进一步拓展这个天地，所写不但具有时代前进的节奏、现实生活的回音，而且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我也非常担心他的实践，会含有失败的因素，故而说几句鼓励的话，当然这是朋友的鼓励，朋友的鼓励是可以稍稍夸饰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与家治也不是经常见面。今年初秋，他突然来访，说河北教育出版社要为他印一本散文集，这是

一件好事，人生有阶段，写文章也有阶段，不时地做点小结，给自己一点经验，也给自己一点快乐，况且还有包括像我一样爱读他文章的朋友，可以分享他的快乐。他告诉我，陆文夫先生愿意题词，范小青女士愿意做序，言下之意，也要我来篇序。既然是朋友，序倒并不是不能写，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况且两位名家题词和序之后，再来这样一篇小序，实在有点累赘了。然而家治穷追不舍，大有志在必得之势，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动笔之际，忽记起王夫子的诗来：“崔颢多才鳌出头，少卿得意鱼烧尾。”是否做篇“鱼尾”放在书后呢？不管怎样，家治来约，正蝉鸣高树，如今已经是寒风嗖嗖的岁末了。

王稼句

1998年12月15日凌晨

我与文学有缘

我与文学是有缘的。我今年 56 岁了，虽然始终也没有机会专门搞文学，但在这人生几十年中，我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只要有机会就写，不写就读，不读就想，就像某种生命融于我的生命之中，梦牵魂绕，抛也抛不掉。

人因为有追求有向往富有想像才活得有滋有味。然而，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所想的与实际情况常常不统一，这种情况总是占据统治地位。我在中学就爱写作，也写出了几篇“范文”，由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还布置在橱窗内，甚至获了奖。1962 年我高中毕业，志愿报考人民大学，期望将来当一位新闻记者或作家，一生与写为伴。可是，事与愿违，当时蒋介石蠢蠢欲动，妄图反攻大陆。国家危急关头，热血男儿岂能无动于衷，便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从

此在人烟罕见之地筑路架桥，吃尽千辛万苦，只能把文学之梦深藏于心底。谁知这个梦珍藏的越深，爆发的越烈。生活是文学之本，火热的生活竟会生出千百只手来牵扯这个梦。记得我的散文处女作《什么样的生活最有诗意》，就是我与战友们在零下50度的严寒下，与地下永冻层鏖战的结晶。吃的是第一流的苦，过的是第一流简陋的生活，筑的却是第一流水平的路。火一般滚烫的生活强烈地撩拨着我的心，我再也按捺不住奔涌的激情，在一个更深层静之夜，我走出帐篷，在茫茫大兴安岭深处，以明月当灯，桦树皮作纸，双膝为桌，写下了这篇散文。谁知这篇散文很快被《解放军报》采用。担任责编的著名作家张登魁先生来信盛赞这篇散文，并鼓励我多读多写，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指导员和战友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

这个初次轰动，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利用散文驰骋，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博大和美丽，而生命是一种宣泄，是一种咆哮，写作呢，最能表达这种境界了。以后，我被调到团部搞宣传工作，便有机会整天与文字打交道。虽然说大多是搞教育，编写宣传提纲，随首长下连队蹲点，但毕竟有点业余时间可以写点东西。可是，好境不长，不久“文革”开始了，而我又随部队参加“援越抗美”。面对人生的一连串艰难险阻，我只得再次将文学梦珍藏。我当了12年兵，这在历史长河仅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屈指可数的一段时光。从18岁到30岁，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我将这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人民军队。尽管我在部队并没有写出多少文艺作品，但正是部队生活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最美好的人生，懂得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才能成为这样的人，这是人生中最贵重的东西。20年后，这段最艰难最纯净的生活依然时时撞击着我，令我不得安生。稍作准备，我即创作了可拆开独立成篇，合则形成时间上前后相

继，内容上互相衔接的长篇散文集《祖国知道我》。我努力将历史真实，历史事件，运用比较朴实的叙述方式，将历史话语，时代话语，转换成富有个性特征的个人话语。在这本文集里，我筛选了生活中许多独特的事件与场景进行创作。如逃兵常常为人们所不齿，但我就抓住了生活中的“小人物”，两位新兵逃跑的故事。在《欢迎“逃兵”》中，写出了逃兵的苦衷，老兵们如何满怀深情地连夜追寻，连长、指导员又如何别出心裁地召开欢迎“逃兵”的大会，用人格的力量深深感动“逃兵”。如果我没有这一段生活，以及对“逃兵”的了解，要在小事件里悟出新意，在许多史料所不载的非主流事件中寻觅出人生价值、审美理想是不可能的。书出版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一些评论家还为书写了专论。我的收获是，生活与感情是文章的风骨和生命，而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1974年我回地方后，组织上安排我在纺织系统搞宣传。我一边工作一边坚持业余写作。有段时间，我常常思考苏州虽是我的故乡，但我长期在外，对她知道的很少。苏州人文荟萃，风物遍地，我打算深入了解这些，这对于做好工作进行文艺创作都是不可缺少的。说来也巧，市里要借调我搞建国成就展览，我担任资料组组长，这使我有幸认真查阅许多珍贵资料。任务完成之余，我非常感兴趣地查阅了有关吴门画派、苏州园林的资料。进一步分析研究后，发现苏州园林的许多设计者都是画家，而园林的布局风格往往就是画家的风格。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吴门画派的首领人物沈周、唐寅、文徵明及仇英身上。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我为这4人每人写了篇传记，并撰写了一组画艺性研究文章。特别是仇英的研究文章在上海大型艺术专刊《朵云》上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我没想到的是，一些书画艺术大家也撰文同我商榷，把画史上的难题之一——仇英的研究

引向深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我正式出版了书画艺术专集《吴门画派掇英》，书中编制了吴门画派由发展到衰落132年的年谱，竟也填补了画史上的一项空白。久而久之，写作与文学在我眼里，成了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是人的生命及其生存的一种方式。

然而，人在世上身不由己。当我从市里回原单位不久，组织上要调我到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党委书记。一向把禄位看得很浅的我，不能不服从安排，并发誓要把工作做好。于是，我的文学梦只得再次深藏起来，并盘算着如何搞好业余写作。

谁知在企业当党委书记，一干就是20年。在这20年中，我首先是一个创业者，带领全体员工去努力拼搏，去不断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果，这是我的本分。为此，我付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与时间。其中，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失败也有成功，但这又有何妨，失败常常是成功的前奏，是使工作、生活变得更好些的原动力。当了领导总有些应酬，陪客人跳舞、唱卡拉OK等，但我总是偶尔为之，我有我的生活宗旨，我不希望自己无谓地消耗时间，消磨生命。我有抛不掉的文学创作癖好，这个文学梦逼着我必须勤奋，勤奋地写，勤奋地生活，更科学更合理地安排时间，而绝无它路可走。我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进行读书与写作。当然这种写作是无所依傍的，只能是直着嗓子吼出自己的一腔感情。在很长时间里，我在散文包括其他体裁的写作上没有一个整体目标，就像一位戏曲票友，兴致来时扯开嗓子唱几段，唱完就去干别的事。这样做也很好，工作与生活为创作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而写作又为做好工作生发了动力。

我不是大家，但由于我的业余写作持之以恒，也有所收获。在这20年中，我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绿色的语丝》、《浪花集》、《永恒》、《乡情悠悠》、《祖国知道我》，长篇文学传记《吴有训传》，

报告文学集《脚踏着这片热土》。如今，我的散文精选集《生命之醉》将要出版了。每年，我都能获几个或大或小的奖，并不是说所有获奖的作品都好，但我总是努力地去总结去探索，以力戒盲目性。1996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笔会”专栏上发表散文《留园观雨》。这是一篇触景生情，感叹人生的短文。在文章发表后的短短一个月里，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好几十件。他们盛赞《留园观雨》写得深沉，积极又别出新意，使大家受到了启示和鼓舞。我细细拜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就像度过了一个情感的世纪。这篇文章也因此得了奖。总结一下，我最深的感受是，文章不在乎长短，也不在乎大小，只要是在生活中流淌出来足具真情实感的东西，能启迪自己与别人去认识世界，唤起共鸣的文章，才能得到承认与欢迎。1998年，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散文《杜芸芸是男女》，由于写得富有哲理，深沉而发人深思，文风朴质而优美，因此得了大奖。

人生有限，有所取舍便成为很自然的事。去年下半年，离党委换届改选临近之际，我生发了主动退下来的思想。这样做，一可以让培养成熟的接班人早日登台表演，不要等自己老态龙钟才“让贤”。这需要有点勇气，因为这样做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会有损失，但我有思想准备。二是我当企业领导接近尾声，就像一根甘蔗，到了末梢这一段，留点时间做点别的事也是入情入理的了。所谓别的事，当然是我的文学梦。几十年的业余创作，使我感到创作需要纯净，这纯净应是超越宇宙，超越时空的艺术境界。把创作弄得好一点，心身不在官场、商场、名利场，也不在家庙和功名簿，而是在生命的平和，在朗朗乾坤，这样，可以在生活中更多地内省与感悟，这是文学创作万万不可缺少的。

后来，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这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打不倒的敌人，只有打不倒的自己，人只有征服自己，才能征服世

界。

离开现职，退居二线，并不等于扔掉生活扔掉爱，而应当更加倾尽全力去热爱生活领悟生活。我在创作上有雄心壮志，我想为吴门画派每个首领人物写一本文学传记，我想每两年出一本散文集，我想为家乡的几位大艺术家写传，我想在壮年与晚年出几件精品之作，以便与过去有所区别。有利条件很多，因为我可以沉下心来更好地去认识与理解历史的沧桑与生活的沉淀。我已处在一个自由的位置，思考也好，琢磨也好，何时动笔也好，下笔走向也好，可以由着规律而律动。

不过，设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我的文学创作能否更加出色一点，有待于实践来鉴证。

可以肯定，我的勇气再也没有像写处女作时充足了，但是，我那火一般的激情始终还在。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奇迹，这又有何妨，我一辈子跟文学有缘，这就足够了。

林家治

1999年7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4
我与文学有缘	7
人生情怀	1
善思的时刻	3
断臂的维纳斯	6
留园观雨	9
失落·获得	12
锋芒录	15
跳 高	19
淡淡的·清清的	22
艰 难	25
选位置	27
司徒庙古柏	29
青石弄的故事	32
姑苏意境	36
重 逢	41
瞬 间	45

力 源	48
人到中年	51
秋的主题	54
长盛不衰“绍兴戏”	57
观瀑记	60
山塘走笔	63
乡情缕缕“碧螺春”	66
在美的寻求中	69
人间万象	73
肯德基随想	75
被色彩拥抱的石路	78
难得同窗一段情	81
谒孔墓	84
渣滓洞随想	87
泛舟山塘	90
喜洋洋的观前街	92
色彩大流动	95
月亮代表我的心	99